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三回 濟顛僧脫身小憩軒 金丞相請造大成廟

話說張三因何見了銀子，反是一愕，其中有個原故，見這銀子的包皮，同在衣店裡交代濟顛僧的銀子的封面一樣。張三問道：「這是何人送來的？」母親道：「是一個禿頭奴送來的，他還說了句：『你家張三這回的差使是禍中得福，險些被殺掉了。』」這話確不確麼？」張三聽了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皆是濟和尚耍我的！」於是就把出門之後，一切的話說了一遍。他的妻子在旁邊插口道：「阿彌陀佛！」他母親道：「這總是你嘴裡容易得罪人，就吃了這些死苦，以後要謹慎一點才好呢！」張三帶笑答應。又跑到外面一望，見天光還尚早，還可以趕到平望，連忙辭別母親，說道：「孩兒去把差使銷過，明日再告假回來罷！」又向妻子討了些零錢，出門搭了一隻江划，到得上燈的辰光，已到平望。進了行轅，送上濟公信。前回書中已經表過，不必再言。但張欽差看了濟公的信，下面畫的酒罈子、鐵錐子，這是曉得是濟公的花押；但上頭一人睡覺，不解何意。扭頸向張三道：「你同聖僧遞奏折是怎樣遞法的？現今聖上召聖僧替太后看病，他曉得不曉得？」張三見問，便把自同濟公出門之後，怎樣到杭州，怎樣買衣服，怎樣被錢塘縣拿去，怎樣又被秦相府要去，後來到了金相府，怎樣幾乎被殺，濟公怎樣收了何敬卿，怎樣用丸藥迷了金丞相、黃御史，怎麼自扮劉差官見駕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；單單把如意館被打，禿頭奴送銀這兩件事，瞞著不提。張欽差聽畢，口分契重濟公的能力。又問道：「究屬聖僧果曉得召見看病嗎？」張三道：「他也曉得，老爺不必作煩，他臨行並吩咐家人說道：請老爺安穩睡覺，京中事體，大的天大，小的芥子大，皆是他擔承了。」張欽差一聽，方才曉得他信中畫的用意，滿心歡喜不提。

且言濟公在金相府，不覺又過了幾日。這日晚間正在小憩軒同濟公吃酒，濟公道：「和尚在貴府打擾已多日了，問心無以報答，今日席間無事，待和尚作點法術，大家取樂取樂。」說罷，但聽他嘴裡呢呢喃喃半晌，又大聲念了句「唵嘛呢叭迷吽」，忽聽簾鉤一響，走進了兩個美女，年皆二八。一個身穿藕紅宮衣，綠雲披肩，珠環墜耳，高聳堆雲髻，腰繫蔥綠酒花羅裙，足下蓮鈎三寸，手持一支玉蕭；一個身穿淡青夾外衫，梳一個盤龍髻，也是珠環墜耳，腰繫杏紅酒花羅裙，足下蓮鈎三寸，右手持一檀板，左手拈一條銀紅手帕。冉冉而來，真是月宮仙子，天上姮娥。卻說金丞相本是個好色之徒，一見了這等美貌，真個魂不附體，不曉得站起來是好，坐下來是好，跪下來是好，神魂顛倒，饞唾向腹中咽個不住。反是濟公說道：「大人請坐，區區歌妓，何足介意。」只見兩個美女，慢移玉步，輕啟朱唇，向濟公打一稽首，說道：「法旨呼喚，有何見諭？」濟公道：「只因日間丞相吃酒，無以侑觴，欲煩二位度一曲。」二女道：「謹領法旨。」說畢，各就旁面坐下，一個吹動玉蕭，一個手擊檀板，唱道：「一歲一次一逢春，乘除消長算不真。多少榮華富貴人，到底還歸一條路，半杯黃土葬孤墳。」其聲裊裊，如鶯簧帶雨一般。唱畢，走至濟公前問道：「請問這位是在朝那位丞相？」濟公道：「是當今皇上最愛的一位金丞相。」穿紅女子一聽大怒道：「適才但聽皇上說是丞相，奴還道是正直無私的李綱李丞相呢！原來是這誤國的奸賊，當日風波亭害岳家父子，這奸賊彼時才當秦檜的長史，也就助紂為虐，今日居然赫赫的做了丞相嗎？」說畢，用手中玉蕭，直向金丞相擊去。丞相一讓，恰巧絆倒席上的燭台，向紙屏上一倒，忽然火光滿室，煙霧騰空，金丞相連忙逃去，呼人救火。大眾齊到，忽然見裡面連火星兒一個都沒有，反黨黑漆漆的。家人復行取了火來，向裡一照，但見殘酒殘肴，排列滿桌，濟顛僧也不見了。

金丞相此時如同做夢一樣，心中一想，只是說：不好了！他這一走，必定把朝中之事，置之度外了；後來皇上問我要劉差官覆命，到那裡去找呢？金丞相悶悶沉沉，只得跑至上房睡覺，一夜不提。次晨，金丞相上朝，滿肚鬼胎，深怕聖上問到他劉差官一節。幸喜這日刑部為秋決之事，奏對甚煩，料想無暇及此。時至巳初，將要退朝，忽見黃門官至殿上跪奏道：「現有劉差官奉旨到平望，去召濟顛聖僧的，業已回京覆命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聖上道：「宣他進殿見駕。」黃門官爬起轉身出外，跑至午門高呼道：「聖上有旨，宣劉差官見駕。」不上一刻，但見濟顛僧還是前日差官形相，衣服也還是一樣，手中捧一奏折，行至丹墀，俯伏高呼叩首已畢，奏道：「欽命欽差大臣張允明，寄請聖安，願我皇萬歲萬歲萬萬歲！現有奏折在此，敬謹請訓。」奏畢，雙手將奏折舉過頭上。聖上忙呼內侍臣，說道：「速將奏折拿來。」當殿太監連忙下殿，將奏折取來，送上龍案。聖上當展張允明奏折，觀看前面，無非感恩套語，後面敘的濟顛僧不肯應召各情。皇上在龍案上看奏折，右班金丞相望著濟顛僧，恨不得要拿他吃下去，心裡道：你這禿驢！要來見駕，同我說明也好，你昨日晚間作了些怪，弄得我耽驚受嚇，實在可惡。濟公跪在下面，早曉得金丞相心中所說的話了，暗想道：你怪俺嚇你，你罵俺禿驢，俺索性再來嚇嚇你再說。

主意想定，只聽皇上傳問道：「濟顛聖僧抗不奉召，究屬是何意見？」劉差官又碰頭復奏道：「臣聽聖僧說的，皆因金丞相的原故，所以不肯就來見駕。」皇上一聽，衝衝大怒，罵聲：「奸相！朕有何虧負於你？目下聖母有病，你反令聖僧不來治疾，實屬目無王法！」著侍衛拖下打四〇御棍，再送刑部議處。只見金丞相連忙出班，嚇得面如土色，跪在丹墀，自己把冠帶解下，不住的碰響頭，說道：「臣該萬死！臣該萬死！」侍衛方欲行刑，忽見劉差官又碰頭奏道：「願陛下息怒，微臣還有下情，臣聽聖僧說的，並非別事因金丞相不來見駕，實因金丞相說太后病重，恨不得立時醫好。他見聖旨召見濟公聖僧，心裡便說道：果係聖僧，實有法力，聖上一有旨意究派，不待旨下，已經曉得，立即來替國母看病，這才算佛法無邊呢；我想這邊下旨，他還是不曉得，恐怕這個禿驢，多分妖言惑眾。金丞相因孝敬國母心急，所以有這些想頭；那知濟顛聖僧在平望已經曉得，他遂把這些話皆告訴了微臣。又說道：『你回朝回明聖上，就說聖母之病，必與千秋無礙。但是金丞相暗中罵我禿驢，要教他做件功德大事照賠了我，我不要降詔，自然就來見聖駕，替太后看病了。』」皇上聽奏已畢，說：「原來如此。我說金丞相也不該有奸心。」遂傳旨免刑免議。金丞相這才整冠束帶，叩頭謝恩。皇帝又說道：「姑念你存心不舛，免其過愆，限汝一日，趕緊想件功德大事，報答聖僧，好叫他來治疾，聖母康安。如再遲延，兩罪俱罰。」說畢，龍袖一擺，大眾散朝。

金丞相退至朝房，附耳向親隨說道：「你們沿路望著劉差官，不要讓他跑散，將他請到相府，我有話同他商議呢。」親隨答應，金丞相回府不提。卻說這個親隨姓張，名字叫做張福，是極伶俐的。聽見相爺吩咐，這兩隻眼、兩條腿簡直不敢大意一點。管著劉差官，出了午門，直往前走，那知走到四叉路口，忽然眼睛一花，再看劉差官，不知到那裡去了。連忙四處尋找，連影子都沒一點。找了多時，只得回府，對老爺如此如彼一說，金丞相一想，說道：「你們大眾趕緊吃飯，飯後分路，皆代我滿城酒館裡去找。無論濟和尚、劉差官，找著者賞銀二〇兩。」大眾一聽好不歡喜，一個個的低聲說道：「我們皆不吃飯了，路上又不是賣的生漆桐油，我們先去找罷。」大眾皆說道：「不錯！」於是紛紛出外，不上一刻，你也找了一位劉差官，他也找了一位濟和尚，找到了三、四〇個，足足坐了一廳，把個金丞相反轉弄了沒法了。

金丞相此時曉得濟公弄幻，心裡卻不敢存半點忽略，倒反走至正廳當中，恭奉一揖，說道：「金某愚暗，不識聖僧，諸多得罪，還乞寬宥少許。至於聖僧，如有願做的功德，金某無不贊成，以圖善舉，尚望指明。」說畢，往末座主位上一坐，忽見內中有一僧人站起，也走至廳中，朝上問訊行禮已畢，轉身向外便走。金丞相心中一想說道：大凡幻化之法，必是正身在前；這一位先走的和尚，必係濟公的正身。想罷，起身向外便追，那知一直跑至相府之外，忽然這和尚又不見了。金丞相垂頭喪氣，只得轉回。心中又想道：他二三〇位，不過走掉一個，單看他大眾怎樣走法？一頭想，一頭走，直奔大廳。那知一進廳門，並無一個和尚、差官的樣子，全是一班鄉村小戶的婦人。一見丞相，一個個皆起身跪下，請相爺的安。金丞相詫異道：「外面又無水災，又無旱荒，你們這些婦女同至相府幹什麼的？」這個說：「婦人是家人王福的母親，他家去說相爺賞給僕婦二〇兩銀子，特為過來領賞的。」那個說：「僕婦是家人金貴的妻子，也是過來領賞的。」這個說小僕婦是家人某某的媳婦，那個說老婦人是家人某某的乾娘。可笑這些找濟顛俗的，盡行把家中母女妻子，都找得來了，就連何敬卿的妻子，都在其內。金丞相一聽，好不悶混，忙把各家人喊來，著其遣散。大眾紛紛出外，金丞相長歎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我今日曉得聖僧的法力了！」正在嗟歎，忽見當中桌上——張黃紙上，寫著

「速造成廟」五了，金丞相一見，大驚失色。不知金丞相因何失色，且聽下回分解。